

刘半农诗集(三)  
刘半农

目录:

1. 敲冰.....	2
2. 回声.....	7
3. 巴黎的秋夜.....	9
4. 诗神.....	10
5. 别再说.....	11
6. 学徒苦.....	12
7. 落叶.....	13

# 敲冰

作者：刘半农

零下八度的天气，  
结着七十里路的坚冰，  
阻碍着我愉快的归路  
水路不得通，  
旱路也难走。  
冰！  
我真是奈何你不得！  
我真是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便与撑船的商量，  
预备着气力，  
预备着木槌，  
来把这坚冰打破！  
冰！  
难道我与你，  
有什么解不了的冤仇？  
只是我要赶我的路，  
便不得不打破了你，  
待我打破了你，  
便有我一条愉快的归路。  
撑船的说“可以”！  
我们便提起精神，  
合力去做  
是合着我们五个人的力，  
三人一班的轮流着，  
对着那艰苦的，不易走的路上走！  
有几处的冰，  
多谢先走的人，  
早已代替我们打破；  
只剩着浮在水面上的冰块儿，  
轧轧的在我们船底下剜过，  
其余的大部份，  
便须让我们做“先走的”：  
我们打了十槌八槌，  
只走上一尺八寸的路  
但是，  
打了十槌八槌，  
终走上了一尺八寸的路！  
我们何妨把我们痛苦的喘息声，  
欢欢喜喜的，  
改唱我们的“敲冰胜利歌”。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懈怠者说：  
“朋友，歇歇罢！  
何苦来？”

请了！  
你歇你的，  
我们走我们的路！  
怯弱者说：  
“朋友，歇歇罢！  
不要敲病了人，  
刮破了船。”  
多谢！  
这是我们想到，却不愿顾到的！  
缓进者说：  
“朋友，  
一样的走，何不等一等？  
明天就有太阳了。”  
假使一世没有太阳呢？  
“那么，傻孩子！  
听你们去罢！”  
这就很感谢你。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这个兄弟倦了？  
便有那个休息着的兄弟来换他。  
肚子饿了？  
有黄米饭，  
有青菜汤。  
口渴了？  
冰底下有无量的清水；  
便是冰块，  
也可以烹作我们的好茶。  
木槌的柄敲断了？  
那不打紧，  
舱中拿出斧头来，  
岸上的树枝多着。  
敲冰！敲冰！  
我们一切都完备，  
一切不恐慌，  
感谢我们的恩人自然界。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从正午敲起，  
直敲到漆黑的深夜。  
漆黑的深夜，  
还是点着灯笼敲冰。  
刺刺的北风，  
吹动两岸的大树，  
化作一片怒涛似的声响。  
那使是威权？  
手掌麻木了，  
皮也剝破了；  
臂中的筋肉，

伸缩渐渐不自由了；  
脚也站得酸痛了；  
头上的汗，  
涔涔的向冰冷的冰上滴，  
背上的汗，  
被冷风被袖管中钻进去，  
吹得快要结成冰冷的冰；  
那便是痛苦？  
天上的黑云，  
偶然有些破缝，  
露出一颗两颗的星，  
闪闪缩缩，  
像对着我们霎眼，  
那便是希望？  
冬冬不绝的木槌声，  
便是精神进行的鼓号？  
豁刺豁刺的冰块剝船声，  
便是反抗者的冲锋队？  
是失败者最后的奋斗？  
旷野中的回声，  
便是响应？  
这都无须管得；  
而且正便是我们，  
不许我们管得。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冬冬的木槌，  
在黑夜中不绝的敲着，  
直敲到野犬的呼声渐渐稀了；  
直敲到深树中的猫头鹰，  
不唱他的“死的圣曲”了；  
直敲到雄鸡醒了；  
百鸟鸣了；  
直敲到草原中，  
已有了牧羊儿歌声；  
直敲到屡经霜雪的枯草，  
已能在熹微的晨光中，  
表露他困苦的颜色！  
好了！  
黑暗已死，  
光明复活了！  
我们怎样？  
歇手罢？  
哦！  
前面还有二十五里路！  
光明啊！  
自然的光明，  
普遍的光明啊！  
我们应当感谢你，  
照着我们清清楚楚的做。

但是，  
我们还有我们的目的；  
我们不应当见了你便住手，  
应当借着你的力，  
分外奋勉，  
清清楚楚的做。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黑夜继续着白昼，  
黎明又继续着黑夜，  
又是白昼了，  
正午了，  
正午又过去了！  
时间啊！  
你是我们唯一的，真实的资产。  
我们倚靠着你，  
切切实实，  
清清楚楚的做，  
便不是你的戕贼者。  
你把多少分量分给了我们，  
你的消损率是怎样，  
我们为着宝贵你，  
尊重你，  
更不忍分出你的肢体的一部分来想他，  
只是切切实实，  
清清楚楚的做。  
正午又过去了，  
暮色又渐渐的来了，  
然而  
“好了！”  
我们五个人，  
一齐从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好了！”  
那冻云中半隐半现的太阳，  
已被西方的山顶，  
掩住了一半。  
淡灰色的云影，  
淡赭色的残阳，  
混合起来，  
恰恰是  
唉！  
人都知道的  
是我们慈母的笑，  
是她疼爱我们的苦笑！  
她说：  
“孩子！  
你乏了！  
可是你的目的已达了！  
你且歇息歇息罢！”  
于是我们举起我们的痛手，

挥去额上最后的一把冷汗；  
且不知不觉的，  
各各从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究竟的：  
（是痛苦换来的）  
“好了！”  
“好了！”  
我和四个撑船的，  
同在灯光微薄的一张小桌上，  
喝一杯黄酒，  
是杯带着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人呢？    倦了。  
船呢？    伤了。  
大槌呢？    断了又修，修了又断。  
但是七十里路的坚冰？  
这且不说，  
便是一杯带着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用沾着泥与汗与血的手，  
擎到嘴边去喝，  
请问人间：  
是否人人都有喝到的福？  
然而曾有几入喝到了？  
“好了！”  
无数的后来者，你听见我们这样的呼唤？  
你若也走这一条路，  
你若也走七十一里，  
那一里的工作，  
便是你们的。  
你若说：  
“等等罢！  
也许还有人来替我们敲。”  
或说：  
“等等罢！  
太阳的光力，  
即刻就强了。”  
那么，  
你真是糊涂孩子！  
你竟忘记了你！  
你心中感谢我们的七十田？  
这却不必，  
因为这是我们的事。  
但是那一里，  
却是你们的事。  
你应当奉你的木槌为十字架，  
你应当在你的血汗中受洗礼，  
……  
你应当喝一杯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你应当从你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究竟的“好了！”

（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一九二〇年

# 回声

作者：刘半农

—

他看着白羊在嫩绿的草上，  
慢慢的吃着走着。  
他在一座黑压压的  
树林的边头，  
懒懒的坐着。  
微风吹动了树上的宿雨，  
冷冰冰的向他头上滴着。  
他和着羊颈上的铃声，  
低低的唱着。  
他拿着枝短笛，  
应着潺潺的流水声，  
呜呜的吹着。  
他唱着，吹着，  
悠悠的想着；  
他微微的叹息；  
他火热的泪，  
默默的流着。

—  
—

该有吻般甜蜜的？  
该有蜜般甜的吻？  
有的？……  
在那里？……  
“那里的海”，  
无量数的波棱，  
纵着，横着，  
铺着，叠着，  
翻着，滚着，……  
我在这一个波棱中，  
她又在那里？……  
也似乎看见她，  
玫瑰的唇，  
白玉般的体，……  
只是眼光太钝了，  
没看出面目来，  
她便周身浴着耻辱的泪，  
默默的埋入那  
黑压压的树林里！  
我真看不透你，  
我真已看透了你！  
我不要你在大风中  
向我说什么；

我也很柔弱，  
不能勾鳄鱼的腮，  
不能穿鳄鱼的鼻，  
不能叫它哀求我，  
不能叫它谄媚我；  
我只是问，  
她在那里？

“那里？”回声这么说。

唉！小溪里的水，  
你盈盈的媚眼给谁看？  
无聊的草，你怎年年的  
替坟墓做衣裳？  
去罢？    住着！  
住着？    去罢！  
这边是座旧坟，  
下面是死人化成的白骨；  
那边是座新坟，  
下面是将化白骨的死人。

你！    你又怎么？

“你又怎么？”    回答这么说。

默默的流着；  
他微微的叹息；  
他悠悠的想着；  
他还吹着，唱着：  
他还拿着枝短笛，  
应着潺潺的流水声，  
呜呜的吹着；  
他还和着羊颈上的铃声，  
低低的唱着。  
微风吹动了树上的宿雨，  
冷冰冰的向他头上滴着；  
他还在这座黑压压的  
树林的边头，  
懒懒的坐着。  
他还充满着愿望，  
看着白羊在嫩绿的草上，  
慢慢的吃着走着。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伦敦

# 巴黎的秋夜

作者：刘半农

井般的天井：  
看老了那阴森森的四座墙，  
不容易见到一丝的天日。  
什么都静了，  
什么都昏了，  
只飒飒的微风，  
打玩着地上的一张落叶。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巴黎

# 诗神

作者：刘半农

诗神！  
你也许我做个诗人？  
    你用什么写你的诗？  
用我的血，  
用我的泪。  
    写在什么上面呢？  
写在嫣红的花上面，  
    日已是春残花落了。  
写在银光的月上，  
    早已是乌啼月落了。  
写在水上面，  
水自悠悠的流去了。  
写在云上面，  
    云自悠悠的浮去了。  
那么用我的泪，写在我的泪珠上；  
用我的血，写在我的血球上。  
哦！小子，  
诗人之门给你敲开了，  
诗人之冢许你长眠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

## 别再说……

作者：刘半农

别再说多 厉害的太阳了，  
只看那行人稀少的大街上，  
偶然来了一辆马车，  
车轮的边上，马蹄的角上，  
都爆裂出无数的火花！  
啊，咖啡馆外的凉棚，  
一个个的多 整齐啊！  
可是我想到了红海边头，沙漠游民的篷帐，  
我想到了印度人的小屋，  
我想到了我灵魂的坟墓：  
我亲爱的祖国！  
别再说自然界多 严峻了，  
只看那净蓝的天，  
始终是默默的，  
始终不给我们一丝的风，  
始终不给我们一片的云！  
独行踽踽的我，  
要透气是透不转，  
只能挺着忍着，  
忍着那不尽的悲哀，  
化做了腹中一阵阵的热痛，  
化做了一身身的黄汗。  
啊！不良的天时，不良的消息，  
你逼我想到了“红笑”中的血花！  
我微弱的灵魂，  
怎担当得起这人间的耻辱啊！

### （后序）

去年五月二十四的大热，已将巴黎三十年来的记录打破。今年七月六日，又将这记录打破。恰巧这天，我北大同学为着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不祥消息，开第一次讨论会，我就把这首记我个人情感的诗，纪念这一次的会。我要附带说一句话：爱国虽不是个好名词，但若是只用之于防御方面，就断然不是一桩罪恶。

我还要说：我不能相信不抵抗主义。

蜗牛是最弱的东西了，上帝还给它一个壳，两个触角，这为什么？

鼠疫杀人，我们防御了；疯狗杀人，我们将它打死了；为什么人要杀人，我们要说不抵抗！

为着爱国二字被侵略者闹坏了，就连防御也不说；为着不抵抗主义可以做成一篇很好的神话，就说世界中也应如此。这若不是大智，可便是大愚！

我只要做个不智不愚的人，我不能盲从。我就是这么说！

一九二三年，巴黎

# 学徒苦

作者：刘半农

学徒苦！  
学徒进店，为学行贾；  
主翁不授书算，但曰“孺子当习勤苦！”  
朝命扫地开门，暮命卧地守户；  
暇当执炊，兼锄园圃！  
主妇有儿，曰“孺子为我抱抚。”  
呱呱儿啼，主妇震怒，  
拍案顿足，辱及学徒父母！  
自晨至午，东买酒浆，西买青菜豆腐。  
一日三餐，学徒侍食进脯。  
客来奉茶；主翁倦时，命开烟舖！  
复令前门应主顾，后门洗缶涤壶！  
奔走终日，不敢言苦！  
足底鞋穿，夜深含自补！  
主妇复惜灯油，申申咒诅！  
食则残羹不饱；夏则无衣，冬衣败絮！  
腊月主人食糕，学徒操持臼杵！  
夏日主人剖瓜盛凉，学徒灶下烧煮！  
学徒虽无过，“塌头”下如雨。  
学徒病，叱曰“孺子贪惰，敢诳语！”  
清清河流，鉴别发缕。  
学徒淘米河边，照见面色如土！  
学徒自念，“生我者，亦父母！”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北京

# 落叶

作者：刘半农

秋风把树叶吹落在地上，  
它只能悉悉索索，  
发几阵悲凉的声响。  
它不久就要化作泥；  
但它留得一刻，  
还要发一刻的声响，  
虽然这已是无可奈何的声响了，  
虽然这已是它最后的声响了。

一九一九年，秋